《涉江采芙蓉》入选统编高中语文教材《必修》上册“古诗词诵读”部分，是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羁旅怀乡的名篇。无数后人为游子真切的思乡怀人之情所感动，除“同心而离居，忧伤以终老”一句直抒胸臆外，其实每一字词背后都言近而旨远，言浅而意深。正如浦江清先生在自己的文章《〈诗经〉与语言》中所说：“语言本身就是‘言志’的，说出心中所要说的话。人类最初是有了痛苦、欢乐、惊奇、欲望，发出一些呼喊的声音，指物的名词，指动作的动词，摹拟自然物、动物的象声词，描摹物态的形容词、状词。积言成句于是发展成说话，发展成散文。”［1］虽然这句话是评论《诗经》特点的，但《古诗十九首》与《诗经》联系甚密，沈德潜《说诗晬语》曰：“《古诗十九首》，不必一人之辞，一时之作。大率逐臣弃妻、朋友阔绝、游子他乡、死生新故之感；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，初无奇辟之思、惊险之句，而西京古诗，皆在其下。是为《国风》之遗。”［2］除此之外，诗词作为语言艺术的殿堂，始终都言为心声，本文就从语言与情感关系的角度来谈谈《涉江采芙蓉》之美。“涉江采芙蓉，兰泽多芳草。”中开篇“涉”字便不同寻常，暗含诚挚情感。不是路边碰到随意采摘，而是“步行过水”特意去找，特意去摘，这份情是已在心中的。而“涉”的对象又加深了这种情感的浓郁，为何不是“涉溪”“涉水”，而是“涉江”？不是所有的水流都能称作“江”，大河的通称才是“江”,这就注定主人公一定是要湿了鞋袜，甚至还可能有一些危险的去采花，情感真挚可见一斑。所采之花的品种也颇有意蕴，“芙蓉”意象在离骚就有诗句“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”，屈原借以彰显自己高洁的心性，除此之外，“芙蓉”的异名为合欢莲、同心莲。可表达男女爱情，夫妻同心。这无疑是附着了咏者满满的心意的。而且采芙蓉还不能去随随便便的地方，“兰泽”是为长兰草的沼泽，“兰泽多芳草”，这是长满香草的高洁美好之地，这样一处地方自然也是心中爱情地位的外显，芳香、纯粹。“采之欲遗谁？所思在远道。”这一句看似平淡实则意远，正如鲁迅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说：“其词随语成韵，随韵成趣，不假雕琢，而意志自深，风神或近楚《骚》，体式实为独造。”本可直言心爱之人不在身边，却特意以一设问成句，勾起疑问，然后回答，和一、二两句如此具有仪式感的采芙蓉形成一个对比，心中落差瞬间可感，让人唏嘘。“所思”二字特意凸显思念之人，而不说“爱人”之类，委婉中又具有动态感过程美。道远心近，别说是在古代，即使是今日，这种言中之情也令人生羡。“还顾望旧乡，长路漫浩浩。”二句，笔者认为两种解释都说得通，且都很美。一种是主人公为离家在外之人，回头遥望故乡的方向，因为远游，因为思念，离家之路仿佛更加遥远和漫长；另一种是抒情主人公为在家之人，因为采摘芙蓉想要送给远在他乡的心爱之人，因“所思在远道”而勾起的对远方之人状态的想象，想象他在他乡此刻回望故乡忧伤的样子，这正是易安笔下“一种相思，相处闲愁”。一“顾”一“漫”使相思之情更添凄美色彩，但凄美之中确有千里牵绊割舍不断。“同心而离居，忧伤以终老。”此句“同心”一词与芙蓉“同心花”形成呼应，也是抒情主人公的深情忧叹，“而”“以”二字不简单，“而”是有力的转折，同心之人却相离而居，落差太大，“以”连词，忧伤与往后余生不可分割，使哀伤程度又深一层。回顾整首诗，字字质朴，字字真情，有直言的慷慨，也有含蓄的余味无穷，皆是语言和情感融合的艺术，可谓“一切言语皆情语”。参考文献：［1］浦江清.中国古典诗歌讲稿 [M］.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16.7.3［2］浦江清.中国古典诗歌讲稿 [M］.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16.7.238［3］鲁迅.鲁迅全集(第九卷) [M］北京 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5．